



叶兆言

张昌华兄是好编辑，这个编辑之好，是写小说写出来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有一拨他这样的业余作者，只是普通中学教师，靠写小说有了影响，得了奖，就出人头地，从教师队伍里逃出来，成为出版社编辑。

求仁得仁，在那年头，喜欢写小说，有条很好的出路是当编辑。当编辑的目的，还是为了写小说，比如我，又譬如上海的王安忆，北京的刘恒，还有苏童和余华，都是得陇望蜀，以编辑为跳板，一旦写出来，鳌鱼脱却金钩钓，摆尾摇头再不回。张昌华不一样，他好像就是想当个好编辑。

三十九年前，研究生毕业，我选择去了出版社。当时文化单位，福利最好的是出版社。与昌华成为同事，同一个编辑室，他是室主任，我的顶头上司。那年头没版权之说，他正在编琼瑶的书，出版了便大赚。说老实话，当时的我年轻气盛，并不看好他。

后来才明白，昌华确实是个好编辑，能吃苦，什么书都能编，是出版社极其需要的人才。好编辑有两个指标，能赚钱，能编大家认可的好作品。这两件事，他都能兼顾，软硬都行，既是雅人，也能做俗事。他更喜欢跟老作家玩，喜欢与老人书信来往，喜欢编文人气的

散文，也喜欢写散文。

坊间都在传说，昌华手里有许多好东西。所谓好东西，无非是与名人的书信来往。名人还健在，书信也就那样，一旦人没了，会变得越来越值钱。他当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值钱，有价值，才跟老人来往，才和老家伙通信。就是喜欢，真心喜欢，喜欢住往没什么道理。骨子里他还是个文人，能写一手好字，技痒难熬，别人看他的信，首先会觉得字好，也就愿意往来，尤其是老派的先生，见字如见人。

我们同事四年，他没有架子，我也从来 not 把他当领导看，虽然只是四年，却有着几十年的交情。人在甘南旅行，一路颠簸，忍受高原反应。忽然接到他的长信，毛笔写在八大山人信笺上，洋洋洒洒写满六页，拍成图片发手机上，嘱我为新书作序。知道我不会拒绝，不敢拒绝，有点欺人太甚。好在条件是随心所欲，怎么写都行，有几百字就OK。

旅途无聊，坐在大客车上，许多过眼烟云。对着手机，口述了以上文字，难免随意，难免敷衍了事。不过也觉得有趣，在手机时代，我和他竟然还能这么玩，有点落伍，又仿佛在赶时髦。



## 天鹅池

程国政

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眼前这美丽的湖泊了。当我登上5000米的岗巴拉山，俯瞰山间弯弯曲曲的一泓湛蓝，蓝天、白云、山峦，一切都是那么静谧、神秘而亲人，我连呼吸都已遗忘，忘了时间忘了风，魂灵早已飞入这湾清澈里，她就是羊卓雍措。

羊卓雍措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。羊卓雍措，藏语里是碧玉湖的意思，她还有一个名字叫羊湖雍措，藏语里是天鹅池。湖水面积675平方千米，湖面海拔4441米，多高？你把7个上海中心一个个接起来，就差不多是她的海拔高度了。

雅鲁藏布江谷地，油菜花正在燎原。车行不一会儿，就见云从山头升，灰白的烟云拖着长长的尾巴，烟云升起的地方，雪依然皑皑如绫如绸。山，渐上渐高，眼前一片片绿毯渐渐变成了一撮撮的草，挂在公路边的崖壁上、深沟里。远远望去，路如羊肠，山渐秃顶，唯有蓝天白云不知疲倦地明艳而热情，牦牛从山下一直延伸到山顶，黑漆漆如一颗颗黑豆，悠闲地吃着草，缓缓地在山崖间移动着。

车盘旋大约30分钟，到了羊卓雍措。下车，谨遵导游嘱咐，不敢跑，但心情早已飞起。天边的云，自顾自翻卷着、堆积着，如丰收的棉垛，迤邐在天边；大露台上，一桃红带花、一橙红饰边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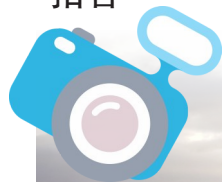
女子正在对着手机镜头做直播；风马旗中间一根碗口粗的钢管，斜拽着数不清的绳子，四散开去，长长的绳子上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绿的、紫的、白的……幡旗把湛蓝的天渲染得热闹非凡。

山，海拔超过5000米，一样绿茵铺翠，花儿正开！一种叫点地梅，花色胭脂红、五瓣，围着中间的黄蕊，一朵朵挨着挤着汇成大大的同心圆，边缘的花先开，中间依然叶儿浓绿，正在孕育灿烂；灰褐的土地上，还有一种花儿叫无茎黄鹌菜，它比点地梅谦逊得多，一朵两朵三五朵，从茼蒿叶儿样的绿叶中心探出鹅黄、金黄的脑袋，花瓣儿密密地团成了一个大致圆，有的圆也有豁口，在这高山之上泼喇喇地宣示着我的生命我作主，虽然山风把它们的脑袋吹得摇摇伏伏，“得得”乱颤。

远远地，就看见山顶拱起一个白色的圆球，那是一个雷达站，那座山比我脚下的山更高，但祖国的天空需要守卫，于是解放军就常年在这高山之巅坚守。今年9月，一位16岁的女孩与母亲从福建出发，辗转3800公里抵达海拔5374米的甘巴拉雷达站探访，那是她父亲生前工作8年的地方。父亲去世时，她还未出生。2009年1月回老家休假时，郑佑松在送邻居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急救时遭遇车祸，不幸去世。那时，他妻子郑娟珍刚刚怀孕两个月。“云彩飘不过你哟，甘巴拉；鸟儿飞不过你哟，甘巴拉……”这首歌，女孩打小母亲就教她唱。

我敬佩于生命的顽强与崇高！

## 拍客



## 田埂上的野趣童年

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宋扬



## 冬叶美如春花

钱红莉

骑行湖畔，忽有风来，星星一样繁密的银杏叶鸟雀一样离枝，噼落噼落在虚空中翻卷，坠地，末了又被风送一程，叽叽喳喳滚来滚去……

无穷的黄叶像镶了一层金箔锡片，明亮又薄脆，纷纷沐浴着树下的人们，那感觉真是奇异。略微放慢车速，顾盼的刹那，我与无数快递小哥一起静默于落叶纷披中。这些奔波忙碌的异乡人，想必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初冬之美。银杏叶星星般从天而降，窸窸窣窣一路追着我们送我们……那几分钟的路程，真的好仙。

银杏毗邻处，高耸入云的法梧将上午十一点的阳光筛成一地光斑，好比每个人都走在黄金的路上，处处金光异彩。

每一颗心，大抵都与季节之美同频吧。

黄昏下班，特意绕道，沿着东南岸骑行。巨大落日橘红的光芒在湖水中激滟，透过垂柳的叶隙看过去，宛如青山万重。密林中点缀着晚樱、元宝槭、枫杨，合奏一年中璀璨乐章。红黄蓝绿高低错落有致，是叶之冬日交响。凡眼界里的，无一不美。

那条路上，除了银杏、国槐、香樟，还有黄桷树无数。一团殷红，一团深黄，一团翠绿，齐聚路灯下，有万丈宝光外泄。

湖畔的乌桕一年壮似一年，枝叶婆娑的殷红着，在它们身旁伴有低矮的晚樱。后者的灿黄绯红一如小号鸣

呜咽咽。所有此刻湖畔的树林，分明就是一支壮阔浩然的管弦乐团呢。银杏作为金光闪闪的中号，确乎吹出了绚烂的宇宙之音，是冬之圆舞曲最经典的乐章。国槐亦黄了，与香樟并肩。后者好比竖琴，一年四季俱流淌着沉稳的绿之乐章。到了秋深冬初，正是香樟这份慈悲的绿，衬得乌桕的红格外明媚耀眼。世间万物似都有了一次新生。四季层层叠叠，忽荣忽枯，如涛如浪，春谢夏长，秋往冬来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黄叶满地，每一片，我都是爱的，金子一样可珍可贵。

渐而，近日低落心境有被治愈到——人在世间，健康平安地活着，一颗心追随四时节律，与一棵棵美丽的树相惜相知，岂不正是呼应着天地万物之美么？此刻此夜此身同在，该是多么幸运且值得感恩的事呢。

一名中年男子，总在固定的一盏路灯下搭个小铺子，迷你版火龙果整齐排列。一个小喇叭循环播放着，十块钱六个。他克勤克俭的气质里，有一份永不疲倦的韧劲，时常将我打动。一位网友言：所谓人间烟火，不过就是各自回家生火做饭。

生火做饭，难道不是世间的永恒么？如此朴素道理，我们总要活出一把岁数，方才领悟。

甚至，每日途经的那片广场上摆出的一盆盆俗得骇人的一串红，我也觉得美。火一样不灭，把一颗颗冷风中心焐着，暖了又暖。